

宁波好书

身在路上 心在窗外

——海暇《窗外世界》读后

汤丹文

认识军民(笔名海暇)有20多年了。初识时,我在编副刊,他是作者,一个十足的文学青年。因为年纪相仿,所以玩在了一起。

军民的人生经历是丰富的,他去海军舰艇上当过水手,退役后干过媒体,后来去了企业发展,继而下海经商,到许多城市拓展业务。我现在还记得,某些年头的春节前,在外地的他会很守时地给我寄明信片。寥寥数语,却是见信如晤,我方才才知道,他去了哪个城市和哪些近况。我这个人交际上很懒,说实话,与军民的交往也不算频繁。几十年来,我们算不上是宁波人所说“三时八节”混在一起的“腻友”,却是能远远注视、互相挂念的“深交”。

这次他执意让我为他的集子写点东西,我很惶恐。后来,放下心来,觉得权当是老友在一起拉拉家常,于是,写下这些话。

军民对文学不忘初心是让人感动的。他爱好诗歌散文创作,从青年到中年没有停止。他做过许多事,从没过很多职业,但最有执念的还是写作。虽然他说,文学创作只是他的业余爱好,但我看到了他内心的持久如一。《窗外世界》中呈现的华丽文字,无不是经过精心巧思,才造就诗意语言。除了他的上一本诗集,很久没有阅读他的作品了,但看了这本介于散文与散文诗之间的作品,还是感受到他激情澎湃、宛若少年的气息。

我没有问过军民,为什么会去

品鉴

历史这棵大树下的小人物

——读池莉的《大树小虫》

仇赤斌

池莉的《大树小虫》是一部40万字的长篇小说,讲述了武汉两个家族的百年历史。本书对人性的解读非常到位,达到空前的广度和深度。

年轻人先出生。俞思语是乖乖女,从小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,父母基本不管。她和钟鑫涛被两大家族设计成“一见钟情”,相识后很快结婚,马上又被催生。但实际她在钟家是个“花瓶”,毫无地位,说话连小孩都不如。生完女儿养到一周岁后,她觉得无聊,想出去找工作,但作为温室里的花朵,难以适应职场的尔虞我诈,只好回家继续当少奶奶。钟鑫涛在爷爷教育下一直追求上进,考上名校,读了研究生,进了大公司,一副成功姿态。因为要传宗接代,生了女儿后,一直被逼着生二胎。

钟欣婷这个人物要出彩一些,她是计划生育年代里家中偷生的二胎,因为她,父母被开除了公职,属于一个失败阴谋的“衍生品”。她在成长过程中受了很多罪,先天不足,营养不良,还因腿瘸被人耻笑,父母是一对伪君子,哥哥心里也不当她是亲妹妹。刻骨的仇恨造成她的心理扭曲,她想报复一切。在学了鲁迅的《纪念刘和珍君》后,她得到启示,开始反击,成为问题少女——校园里的女霸王,专门欺凌别的学生。被转到最烂的民工子弟学校后,她反而如鱼得水,居然还考上了大学。钟欣婷毕业后不适应上班,喜欢自己创业,其实是瞎折腾,她的心机主要表现在寻找金龟婿一事上,靠伪装结识了清华大学的博士生,两人闪婚。但在生下儿子半年后,又离婚了。闪婚闪离,典型90后的做派。她的丈夫,来自湖北孝感乡下的清华博士,学历高却品行差,猥琐而令人厌恶。

出生无法选择 未来可以开创

——《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》读后感

崔海波

《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》的作者塔拉·韦斯特弗是美国的80后,17岁前从未上过学,通过自学考取大学,2008年获文学学士学位,随后获得盖茨剑桥奖学金,2014年获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。2018年,本书出版上市第一周,即登上《纽约时报》畅销榜,累计80周高居排行榜第一,塔拉·韦斯特弗因此被《时代周刊》评为“年度影响力人物”。

塔拉·韦斯特弗的原生家庭非常奇葩,父亲定下了一些很另类的家规:孩子不可在医院出生,不可办出生证明,应在家中由助产士接生;孩子不可上学,生病受伤不可就医;男孩应接替父亲的工作,开挂车,做焊接,拆废料;女孩应接替母亲的工作,承担全部家务,生儿育女……这些家规实在令人匪夷所思,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里居然还有如此固执保守的家庭。后来,塔拉·韦斯特弗的七个兄弟姐妹中有三个逃离原生家庭,最终获得博士学位,另外四个屈从家庭,连高中文化程度都未达到。比尔·盖茨将此书列为年度首推之书,他说:“这是一个惊人的故事,真正鼓舞人心。在阅读塔拉极端的童年故事时,我也开始反思起自己的生活。”

塔拉的童年由垃圾场的废铜烂铁铸成。她7岁时就已经发现自己的家庭与众不同,“人家的孩子都去上学,我们不去上学。”父亲的态度是:“我把孩子送到山下那所学校,和把他们交给魔鬼有什么两样?”童年时代,塔拉信奉父母教导的“真理”,在别的孩子上学读书、小伙伴玩耍的

畴,而是军民作为一个“那时”的异乡者,内在灵魂胸臆的抒发。他身在路上,心在窗外。

就我个人阅读而言,军民作品中的那些地方、那些城市、那些景致、那些山水,不管我没去过,我似乎能隐约地触摸到,知道个大概。但我又在想,那些异乡的物象、空间还是真的吗?它们还有明确无误的指向性吗?抑或它们只是成了军民笔下借以抒怀的“意象”,已经“见山不是山,见水不是水”了吧!

如果能这样看军民的作品,也许会轻松许多。我曾有一种担心,那就是军民作品中过于奇崛的意象、过分注重文采的文字,会否影响人们的理解?文中鲜明个人化的游思甚至有点像是梦中呓语,能否让读者进入乃至接受?但最后我还是释然。我想,军民也许只是希望在思与诗的对话中,自然空间与文学空间的转换中,把诗歌语言的力量召唤出来。文学是招魂术,也许军民写作的本质,也是想通过这种个人化的表达,实现在不尽如人意的世界中的诗意栖居。

把坏事变好事,于是两人结婚。婚后夫妻两地分居,折腾六年后才团聚。各自忙于事业,对女儿不管不问。女儿对他俩也毫无亲情,形同陌路。夫妻间的感情也是一地鸡毛,算计重重。双方都有离婚的打算,因事业和疾病而搁置,终于没有离成。

俞爷爷和俞奶奶算是自由恋爱,但一生感情也只是凑合。年轻时俞爷爷是家庭的反叛者,其父亲是国民党高官,1949年带着家人去了台湾,他选择留下,成了革命者和当权派。可惜在历次运动中被怀疑为敌特对象,被审查、批斗,艰难度日。彭慧莲五岁时父母双亡,幸亏家族兴旺,被养父母收养。她跟俞爷爷算是自由结合,但生活中怒怼是常态和习惯,因为彭厨子的死亡,两人隔阂更深。夫妻到老了,却只剩下仇恨,但又彼此捆绑着无法分离,如同煮熟的粽子,相厌不相离。两人只在抚养孙女俞思语上,行动一致。

《大树小虫》的价值,体现在对“当代史”的构筑上,池莉对传统伦理、城乡差异、价值缺失等带普遍性的社会问题,做了入木三分的呈现,发人深省。作者的文字像手术刀一般锋利,人物刻画精练、准确、深刻,并多少带有讽刺的意味,不愧是现实主义写作的大家。

复了健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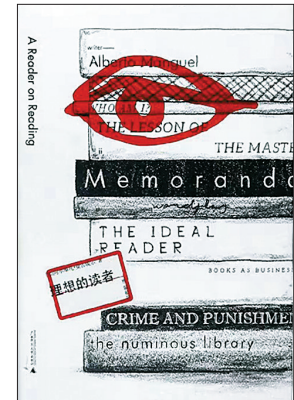
百度百科对“躁郁症”的解释是:既有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疾病。塔拉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躁郁症患者,脾气暴躁古怪又自相矛盾。塔拉获得了盖茨奖学金,要去英国剑桥大学上学,父亲很担忧,他首先想到的是“如果世界末日来了,无法驱车接大洋彼岸的女儿回家”;当塔拉带走全部的日记,暗示再也不想回家时,父亲给了她一个僵硬的拥抱,说:“我爱你,你知道吗?”

父母以笨拙的方式爱孩子,从不考虑孩子是否能接受,更不考虑这种方式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伤害。为人子女,无法抱怨,无处倾诉。离开,是塔拉最终选择的爱家人的唯一方式。她说:“你可以爱一个人,但仍然选择和他说再见;你可以每天都想念一个人,但仍然庆幸他不在你的生命中。”

《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》虽然记录的是一个极端的家庭故事,但是每一个读者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。作为父母,当代际矛盾出现时,能否从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做出决定?而为子女女,能否原谅父母的不完美,努力学习,积极进取,去开创属于自己的未来?

荐书

《理想的读者》



《理想的读者》是享有盛名的加拿大籍作家、翻译家兼文集编撰者阿尔维托·曼古埃尔最富自传色彩的一本随笔集,分为8部,共39篇。阿尔维托·曼古埃尔出身于阿根廷,先后旅居意大利、法国、英国及塔希提,后加入加拿大籍。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古稀之年,曼古埃尔以至诚的文字回首自己丰盛的人生历程,用文字记录他的生活轨迹、情感变迁,还有那从未褪色的少年情怀。作为本书的主题,阅读伴随着这本书的始末。

《理想的读者》以刘易斯·卡罗尔笔下的爱丽丝为引子,借助爱丽丝在奇境中漫游的故事,穿梭于文学经典与现实历史之间。其中,既有犹太人身份的苦恼,又有博尔赫斯的爱情往事;

《票证里的中国》



粮票、布票、肉票、豆腐票……票证,作为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,是当时社会日常生活的缩影。《票证里的中国》是已故收藏家李三台的呕心之作,书中精选了他数十年间收藏的3000多枚珍贵票证。

民以食为天,在种类繁多的票证中,数量最多的自然是粮票。那时,凭票吃粮是生活常态,否则有钱也未必能吃上饭,在外出行的旅客也要备好“火车轮船飞机专用粮票”。书中收录的粮票,既有全国通用的,也有各省市发行的;既有十斤的,也有一两的;既有杂粮票,也有豆制品票、婴儿奶粉票。

肉票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,似乎等同于对过年的期盼。在李三台收藏的肉票中,除了标明重量的普通肉票,杂碎、内脏、脂

《紫竹笔记》



读《紫竹笔记》,一边是北方的春意,一边是艳敏女士柔韧而耐心的文字,在杭城的初冬之际,着实令人羡慕。

对于紫竹院,即便是北京本地人,包括写书之前的作者,对这座园子的前世今生的了解也相当有限。《紫竹笔记》打开了城市园林的生活一角。“草色初青暖阳,嚶嚶鸟语唤花香。几时放任愿长醉,莫叫芳华负春光。”这是作者过去为紫竹院即兴咏咏的打油诗《莫负春光》。从她初次进入紫竹院,至今已十年,在春与秋自然交替的漫长时间里,她早已是紫竹院的一部分。

《回归的喜悦》中归来的鸳鸯、燕子,春天逐渐变绿的柳叶,盛开的梅花、梨花、垂丝海

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: 98906429